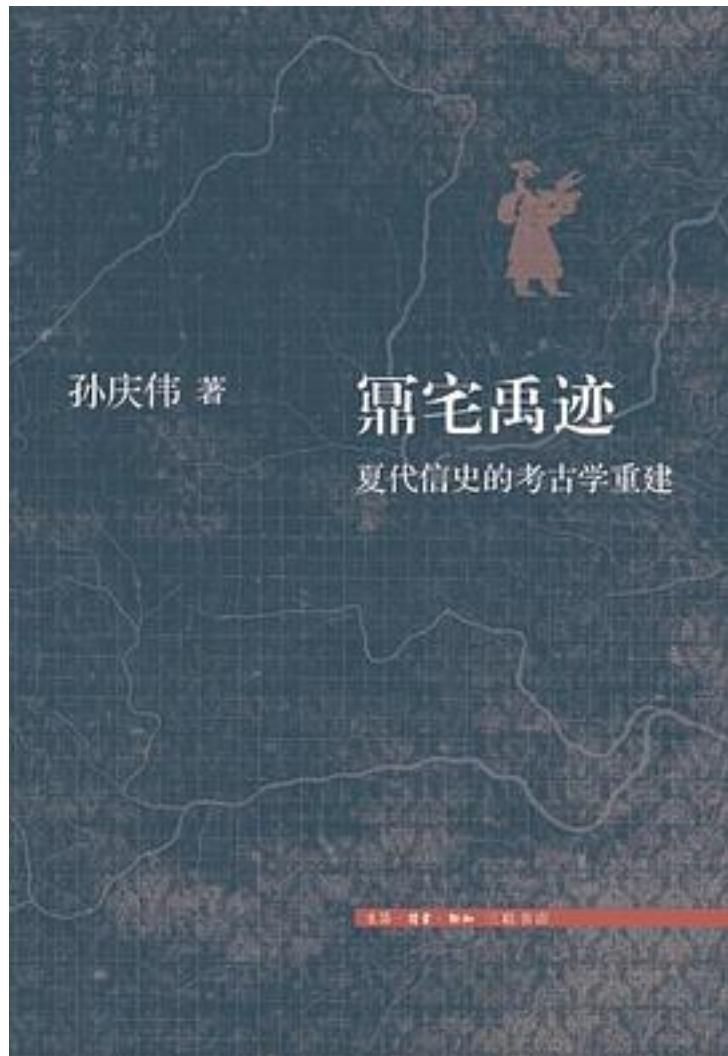


# 鼎宅禹迹



[鼎宅禹迹 下载链接1](#)

著者:孙庆伟

出版者: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3

装帧:平装

isbn:9787108061225

本书持旗帜鲜明的“信古”立场，是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作者采用“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既从传世文献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夏代的王世、积年、都邑、族氏和重大史事，从而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历史背景；又用“文化比较法”重点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诸遗存和二里头文化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科学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夏文化的开端和终结（即夏商分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夏文化应该包括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并通过对夏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属性做出新的判断，从而更为准确细致地理解夏文化的内涵。

## 作者介绍：

孙庆伟，男，生于1970年，1988年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多次参加山西晋侯墓地、陕西周原和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出版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追迹三代》、《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等专著。

目录: 前言	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	• 1
壹 夏史考索	• 1	
第一节 系年	• 3	
第二节 都邑	• 29	
第三节 族氏	• 47	
第四节 史事	• 83	
贰 “禹域”内的龙山遗存	• 135	
第一节 豫西和豫中地区的龙山遗存	• 137	
第二节 豫东鲁西皖北地区的龙山遗存	• 198	
第三节 豫北冀南地区的龙山遗存	• 233	
第四节 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存	• 248	
叁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	• 313	
第一节 二里头遗址	• 315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测年	• 335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群	• 348	
第四节 东下冯类型的归属与“新砦期”的困惑	• 365	
肆 解读“夏文化”	• 385	
第一节 对“夏文化”相关概念的解读	• 387	
第二节 对夏文化上限的解读	• 403	
第三节 夏商分界的解读	• 439	
结语 不忘初心，重建夏代信史	• 484	
附录	• 491	
附录一 疑古还是信古：民国史家对于古史的基本态度	• 493	
附录二 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 524	
附录三 如何通过考古学重建上古史？	• 583	
后记	• 596	
• • • • • (收起)		

[鼎宅禹迹\\_下载链接1](#)

标签

考古

考古学

夏文化

先秦史

孙庆伟

夏商周

历史

中国史

评论

那位打2星的朋友，看过这本书没有，就说信古的根基在于相信？人家不是说要用考古学来重建夏代信史吗？

信古的根基在于相信，这不就和宗教信仰没两样了。考古学研究应立足于严密地论证的根基之上，而不是相信。两星的第二星，我是给作为资料索引的价值的。另外再加两点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第一是文献的使用，成书时代大杂烩，史实考证一锅粥，即便我是个文献的外行也可以看得出来；第二是考古学方法的问题，以大类来作统计，全书几乎未见一两张线图的比较，更别提让作者去比较一下那些深腹罐的大小，质地和制法是否一致了。虽然统计的思想是好的，但统计的设计和方法不对，其结果并无什么可信的，更别提“重建夏代信史”了。此外，难道考古学能贡献的夏代信史就是确定哪个文化可以填上夏文化上个坑而已？而不是关于夏时期的人的生计，社会等等的历史？最后一点即如罗泰在宗子维城导言中提出的，我们考古学研究者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在回答一些好的问题。

导言有点扯淡，结论先行。第一章古代文献综述，引用材料无甚甄别；二三章为中原及

邻近地区龙山及二里头文化遗址综述，大篇幅介绍了陶寺和二里头遗址，总体思路是统计陶器然后比来比去；第四章“夏文化”研究的历史综述，相对来说平实许多。结语呼应导言，依旧结论先行。纵观全书会发现，如果不承认东周文献的价值，那么关于“夏”能讲的东西实在是有限。删掉导言和结语能给四星。

在”夏“文字发现之前，发现任何考古遗迹都很难定名为”夏“文化，何谈夏王朝信史？

先看了后记和前言，印象最深的是作者非常喜欢邹衡的那句话——“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但从前言后记来看，似乎作者是“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相信它”。

拼凑很强。考古学在没有确定情况下何谈重建。。还不如老实讲点确定的东西。任何理论都有局限性，考古，历史学都一样。现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罗列再多夏朝文献，跟考古能直接挂上么？两张皮。这点上我更喜欢许宏老实承认局限性。

预设了一个立场，然后转来转去证明了这个立场……不是很理解这种逻辑。

阅读此书真是一种享受，仿若遥望老干部耍单口相声。导言劈头盖脸一句：「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那谁说严肃？当然是作者啦！问先生怎么重建夏代信史，答曰「相信」。问先生为何相信，答曰「考古人的责任与使命」。问先生新证据几多、如何证明，答曰「换个角度看证据」。问先生，用了什么研究方法，是二重证据法吗？先生摇头说，比那个高级多了，这是自由心证法。由此大功便成，信史重建。附自由心证法使用指南：一、选择相信；二、修改定义；三、列举已有材料；四、证毕。

作者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但在厘定复杂的文化谱系问题时，作者孜孜不倦所用的“统计”方法所得结果越是明晰，便越与作者从考古学角度构建夏代信史的雄心不相匹配。

总体感觉大而无当，什么叫“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感觉作者还是没把握好。结语的语言风格非常像运动会开幕式上的领导讲话。附录的收了几篇关于疑古信古的文章，有一定价值。

系统探索夏史，迄今为止的条件下可谓集大成，至少让后人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批评讨论，这一努力值得加1星。书中对“疑古/信古”的二分过甚强调，但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此，而在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术范式不同，能否提供一种独立的认知。当然，不管结论如何，本书再度激活了关于夏代历史的争论，这是好事。

先堅定相信，再尋找對應的考古學文化，這是二裡頭以來的路數啊，需要省思。

“如果现在各位同学天天想着自己将来能找个啥工作，能赚多少钱，大学四年就一定很痛苦；如果同学天天想着自己将来能为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做点啥贡献，或者能为古老文明的弘扬传承做点什么，那就有无穷的动力，学不完的知识，哪里顾得上去自我哀愁啊。” ——本书作者

看完觉得挺沉重的，我理解他的用心，但这条路还太长，甚至可以说永无止境。“由物见人”四个字说起来倒是很简单，但考古学的相对年代vs.史料的绝对年代往往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脱离文字发现把考古材料变成史料也真的太难。Anyway，佩服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他们一直在追寻真相的路上。

翻过，资料罗列，立论和方法都单薄可笑。信古派也就这几把刷子嘛

从历史语境中重建夏文化，首先肯定文献记述中夏文化史实上的正确性，然后根据其中标志性的禹征三苗、禹锡玄圭与考古遗址上河南龙山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替代与牙璋的扩张来确定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进入夏纪年，最后根据偃师商都、郑州商城的建立，大师姑、望京楼城址的改建说明夏商分界在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与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作者试图在方法论上做到创新，认为出土的物质文物需要严谨的看待，要用严格的统计学方法确定典型特征，并以发生剧烈变化的考古学证据方可说明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而非研究者自行进行的主观认定，换言之，要提高考古学的“科学化”程度，不能量衣裁体迎合需要，而是要实事求是的研究。

附录的价值高一些。

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患者

为数不多的对夏朝历史的研究专著，前部分对夏世系的考证并没有超过常见材料，史记材料依然被重视，但对了解真正的夏用处不大。后部分对二里头的分析还有点意思。

1、如果没有文字证据，则传说与考古始终两张皮。2、在没有文字证据的情况下，其他的尝试不免附会。玄圭如果有，也类似玉玺，如何能是牙璋。3、没有证据才是信，谈信就无需谈证据。

[鼎宅禹迹 下载链接1](#)

## 书评

在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中国开始正式成为一个国家是从大禹一族建立夏朝开始的——所谓“三代（夏商周）之治”历来是儒家寄托政治理想的远古黄金时代，司马迁《史记》中在远古的“五帝”之后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本纪也是“夏本纪”。借用考古学家许宏的话说，夏朝堪称“最早的...

看完这本书的感觉，正如作者自己说过的：“让人对考古学这门学科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一些关键的基本概念都没有严谨规范的定义，一些基本的学科工具方法也缺乏坚实的理论建构，然后一群人就使用着这些概念和方法作为核心议题和工具争论不休，这样的情景很难称得上科学吧。是不是...

对河南龙山文化（虽然我不同意这个概念）颇有梳理之功，将各主要遗址介绍得明明白白（有否堆砌文字之嫌？），并用统计学数据来论证遗址的归属（虽然我觉得这个统计可能会有问题），作者用力堪称至深。2019年二里头博物馆开馆，名“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导致二里头和夏又火了一...

[鼎宅禹迹 下载链接1](#)